

中国高校文科 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比较

2000 ~ 2016

涂阳军◎著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Academic
Impa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2000 to 2016

从第四轮学科评估及“双一流”学科的评价指标来看，期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已经开始由看论文数量向看论文影响力转变。在此背景下，本书探讨了我国文科各学科近17年学术影响力的现状及其变动情况。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并对学术影响力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基于CSSCI和教育部A刊被引数分析了文科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基于A&HCI和SSCI期刊被引数分析了文科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本书适合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文科学科发展的机构负责人、高校负责文科学科发展的机构负责人及高校文科二级单位的负责人，以及面临学科选择的高中生和对文科发展感兴趣的研究者，教师与社会大众阅读。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校文科 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比较

2000 ~ 2016

涂阳军◎著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Academic
Impa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2000 to 2016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从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评价指标及“双一流”学科的遴选条件来看,期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已经开始由看论文数量向看论文影响力转变。在此背景下,本书探讨了我国高校文科各学科近 17 年学术影响力的现状及其变动情况。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并对学术影响力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基于 CSSCI 和教育部 A 刊被引数分析了文科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基于 A&HCI 和 SSCI 期刊被引数分析了文科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本书适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负责文科学科发展的机构负责人及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管理相关研究的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校文科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比较:2000-2016/涂阳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03-060268-8

I. ①中… II. ①涂… III. ①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科学研究-对比研究-中国-2000-2016 IV. ①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5724 号

责任编辑:付 艳 刘曹芄/责任校对:何艳萍

责任印制:徐晓晨/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2

字数:410 000

定价:1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在学科排名全球化及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该如何发展文科^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书源于笔者参加的一次有关学科评估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主要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其排名的指标设置及其权重。在随后的交流中我表达了对文科发展的关切：按此指标系统，文科强校和极具影响力的某些文科的子学科，几乎不太可能在排名体系中取得一个好名次。鉴于该排名榜受到广泛关注，因此，那些排名榜中“隐而不见”的文科高校及其相关学科有可能会被普通大众所忽略。长此以往，可能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文科不重要的负面印象。但文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启示了大众有关价值的思考，而这又关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人生幸福。

在许多学科排名体系中，文科开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其评价指标相对较少，因而不被重视，或者日渐被全球性学科评价系统边缘化（有关此点的论述，详见笔者的译著《大学排名：理论、方法及其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边缘化会给文科发展带来阻碍，试想，一位对文科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如果在互联网或书店搜罗一圈后，居然找不到有助于其进行文科学科选择的信息，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沮丧。但反观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学生，可能手头随便就有几本权威的指南。对于家长而言，有的老牌文科强校可能在多年的学科建设中已经滑坡了，或者其文科进一步分化成了许多新兴的子学科，这也给家长和老师基于自身经验进行学科选择指导带来了困难。

边缘化也给致力于大力发展文科的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各高校社科处，以及各高校文科二级学院负责人带来了困惑。因为衡量文科的发展必须依据稳定且被广泛认同的指标体系，这就如同考量小孩是否长高了一样，家长总会拿同一标准的尺子来测量孩子的身高，其结论的有效性完全有赖于量尺的客观统一，而且还与测量时可能存在的误差有关。但目前，对文科发展的评估鲜有一

^① 文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有时也被称为人文社会学科、哲学社会学科、社会科学。不同研究者在不同语境下用法不同，本书在引述和分析时也未强行统一。

把统一的“尺子”，同时也缺乏对“尺子”带来的误差的容忍。专家主观评价的客观性不仅取决于所选专家的代表性，而且还基于对专家学识的认可及对其公正性的信任，上述几点均需对专家本人比较熟悉，但熟悉专家者通常又需要回避，邀请专家的人可能并非熟悉专家的人，这往往导致主观评价的结果很难达到较广泛的同一性，对其的质疑声也时有有之。当社会媒体对主观评价的不公正性进行报道时，极易引起大众和学者对此方法更广泛的质疑，最终落得慎之又慎而不敢用的结局。

在所有客观量化的指标中，数篇数对许多不从事量化研究的文科学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与专家主观评价相比较，数篇数既简单也非常方便，而且借助 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及文科三大文摘也能较有效地对质量进行甄别^①。然而，收录与否仍只能体现出质的差别而非量的差异，统计某学科被全球几大索引收录的论文数，其在本质上仍是数篇数的评价思路，这对一些在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更多篇论文的学科不太公平。因此，一些高校的文科开始基于自身发展的考量，基于影响因子对被收录的期刊划定了各自不同的分区，如 A+、A 和 A- 等。尽管基于分区的评价模式仍然遵循了数篇数的基本思路，但多个分区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量的差异，至少除了 A 区与 D 区质的差异外，A 区内部差异变得更小。上述分区的核心指标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而期刊的影响因子本质是该期刊所刊发论文的被引数。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能否直接以论文的被引数来评价文科各子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呢？

研究开始之时，首先遇到的是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的困难。细致讲述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只恐会掩盖收获的喜悦和发现的成就感，但不说似乎不足以平复写作时的切身感受。所有原始数据约 35.48 万行、187 列。我依稀记得电脑至少换了三台，目前最高性能的台式机也才勉强能在我喝完一杯水的时间跑内跑出结果。失败的经验很多，回想起来，成功的路其实只有一条。说到数据的收集，由衷感谢我的几位研究生，是他们协助我一次次收集、一次次核对数据，有时恍惚中似乎又听到学生的声音：“涂老师、涂老师，怎么收集到的数据又这样了？”我与学生反复商量数据格式及核对数据的模板，已不记得有多少个晚上因为数据收集和整理的问题而彻夜无眠。当数据导入统计分析软件时，我松了口气，学生们也高兴了许久。但想不到的是，整理结果所费的时间和精力丝毫不亚于数据收集与分析，学生们和我再次陷入了忙碌

^① 涂阳军. 中国科研院校文科科研实力的量化分析与比较——基于文科三大文摘 2011~2015 年数据[J]. 大学教育科学, 2016, (5): 15-21.

中，直到拿出了初稿。

但此时此刻，一种困惑油然而生。这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吗？因为被引数会实时变动，而报告的结果总是基于静态的被引数数据。由此而令人困惑的是，基于某个时间点的分析结果能体现整体的情况吗？尤其是涉及文科各学科历时约 17 年的变化。就近 5 年的时间来看，本书的结果将显现出极强的现实指导性。一般认为，被引数的变动应基于多个年份的平均值来衡量，这也是为何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总是基于过去某些年份（如过去 1 年、2 年、3 年、5 年）的数据。另外，一个学科的兴起与衰落也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我国高校的学科发展计划一般为 5 年。因此，我们保守预测此书的相关数据及结果至少具有 5 年的现实指导价值。5 年之后，本书的相关框架与理论结果仍将具有一定的学术借鉴意义。而且到那时，或许会另有学者基于新的被引数得到一些新的发现。

本书第一次尝试以论文被引数来分析文科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尽管该指标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也面临一些争议。对此指标比较包容的一些学者认为，该指标也许是目前最可靠的量化指标之一，但指出其不足仍非常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促使大家对此指标保持警觉并尝试加以改进。其一，被引数指标会随论文发表的时间长短而发生变化，但变化的函数又会受到学科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二，少数经典论文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高被引，而少数高被引的论文可能是因为踏进了争议的中心位置而成为批评或支持的焦点，这些论文的高被引可能与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无关。其三，论文被引数基于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及对论文参考文献的编码。数据库收录的期刊量越大，对论文参考文献的编码越早，则可以进行分析的时间就会更长。就此而言，国外数据库具有极强的优势，这也导致国内有关英文被引数的分析被绑定在了国外的几个数据库上〔如 Scopus 和 WoS（web of science）〕，但这些数据库均为英文语系主导，这些数据库中的高被引论文必须符合英文语系国家的共同学术规范，特别是共同的热点研究主题。与理工科相比，文科研究国内外学者就热点研究主题达成一致似乎更难一些，因为我国文科的研究问题往往扎根于国内现时发展背景所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为国外学者所关切。

本书的完稿要感谢很多人。特别感谢罗仲尤教授，以及湖南大学社科处侯俊军教授和甘露老师，他们慷慨资助了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湖南大学社科处的李恩军老师、袁野老师、杨唯老师。也特别感谢我的几位研究生蔡宁波、宋雅欣、陈来、徐上、渠晴晴、文瑜、王娟娟和周晶，感谢他们在数据收集、整理、核对中付出的辛苦努力，其中特别感谢渠晴晴，其在数据整理及初稿文字校对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要特别感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余小波教授、姚利民教授、胡弼成教授、蒋家琼教授、李碧虹教授和其他给予支持

的各位同事。

非常感谢爱人王金菲女士在资料翻译过程中的支持，一杯茶也让我倍感温暖。

涂阳军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概论	1
一、选择文科的缘由	1
二、学术影响力的界定	2
三、分学科探讨学术影响力的理由	4
第二章 CSSCI 各学科学术影响力	7
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说明	7
二、结果分析与比较	9
三、小结	36
第三章 教育部 A 刊（国内期刊）各学科学术影响力	41
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说明	41
二、结果分析与比较	42
三、小结	54
第四章 A&HCI 各学科学术影响力	58
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说明	58
二、结果分析与比较	60
第五章 SSCI 各学科学术影响力	115
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说明	115
二、结果分析与比较	116
参考文献	333

第一章

概 论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建设一流的大学（刘献君，2002）。其中，大力发展文科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选择文科的缘由

与理工科相比，文科有其独特的价值。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规划。然而，在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中，与医学等学科相比，文科及文科优势大学处于不利的位次，文科的进一步发展急需涌现一批以文科为独特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

（1）大力发展文科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扩大中国学术的海外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和话语权，就需要以英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而要实现“走出去”战略计划中的既定目标，一个最直观的衡量指标是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科研成果数据库中收录文献的数量与影响力。

（2）文科本身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理工科相比，人文社科回答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把握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它能防止自然科学中负面因素的过度发生（徐显明，2006）。尽管人文社科的价值显而易见，但就一些大学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文社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大学，尤其是理工类院校或理工类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综合类院校，均以基于理工科科研成果的评价模式和思路来对文科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这从根本上抹杀了文科与理工科在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周

期、科研活动内容、科研逻辑、成果影响时间、成果受众等方面的广泛差异，这会对文科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3）大学排名体系中蕴含着一股将文科边缘化的暗力。就世界各主要排名体系科研层面的评价指标来看，以篇数和被引数为基础的文献计量方法会在计算结果上利于理工科和生物医学学科。笔者以 2017 年 5 月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数据为例，就每年篇均被引数来测算的领域基线值（field baselines）来看，社会科学总论（6.22）排倒数第二，仅高于空间科学（4.05），其值仅约为农业科学（18.23）、生物学与生物化学（17.02）、化学（16.91）和临床医学（15.66）的 1/3。各大学排名体系在合并汇总各大学被引数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文科的计算权重进行矫正，则计算结果将明显不利于文科。各排名体系在将侧重文科的大学与侧重其他学科的大学进行比较时，结果会对文科更不利。而且一旦各大学排名榜得到媒体的广泛传播并为普通民众所接触，则本质上就会在普通民众（尤其是高中生及其家长）心目中将侧重文科的大学或文科“打折”（排名榜上只有极少数侧重文科的大学），进而可能将文科边缘化，这会间接贬低文科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长远来看，这不仅会对文科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会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思维创新产生根本性的不利影响。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化研究大家，后果很难想象。

二、学术影响力的界定

长久以来，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学术影响力似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大多数探讨学术影响力的论著并不会对什么是学术影响力进行详细的阐述，而是直接以数据来此衡量概念。鉴于此，本书将从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两个层面对什么是学术影响力进行明确界定。

学术影响力最早被用于对期刊加以甄别或识别学者的学术声望，它指操作化、量化中的被引数，其对象既可能为期刊，也可能为某个学者。对期刊而言，其学术影响力即为期刊的影响因子。该指标最早由 Garfield（1955）提出，具体是指某期刊论文的被引数或被引指数，后又慢慢发展成为衡量单篇论文预期被引频率的指标。科研单位或教育管理部门在科研绩效考评中，往往以某篇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衡量该论文未来可能的被引数（Garfield, 2007）。以此指标为核心的期刊影响因子已然成为文献计量学最热门的产品之一，但同时也引起了

争议。正如其提出者 Garfield 所言,期刊影响因子就像核能一样,总有争议,但总有许多人在使用,它是一个利弊混合体 (Smith, 2012)。另外,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其学术影响力可从该学者所发论文的被引数来加以考查,在同一学科领域中,基于同一数据库得到的被引数据,如果 A 学者的被引数高于 B 学者,则 A 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比 B 学者要强;该指标也被广泛应用于对学校的总体分析 (Salisbury and Smith, 2010) 及对论文质量的考查 (Brown and Gardner, 1985)。然而,基于被引数来考查学者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不同论文被引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Hirsch 于 2005 年提出了一个衡量学者学术声望的全新指标,即希尔施指数 (h 指数),某科学家的 h 指数是指其发表的 N_p 篇论文中有 h 篇每篇至少被引 h 次,而其余 $N_p - h$ 篇论文每篇被引均小于或等于 h 次 (Hirsch, 2005)。该指标能够对研究者长久累积的学术影响力进行非常稳健的测度,不受作者少数高被引和少数低被引论文的影响,且在计算中极为简单易行,因此显现出了比单纯用被引数来衡量学者学术影响力更强的优势 (Bornmann and Daniel, 2007)。

最明确的有关什么是研究影响力 (research impact) 的界定来自英国科研委员会 (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 其将研究影响力定义为优异的研究对社会和经济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而将研究影响力划分为学术影响力 (academic impact) 和社会经济影响力 (economic and societal impact) 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学科内或跨学科的优秀研究在促使人们理解并提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和科研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后者是指优异的研究对社会和经济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它给个人、组织和国家带来的福祉 (Rcuk, 2017)^①。遵循此分类框架, Penfield 等进一步指出,对研究影响力的界定应充分考虑到该概念的多变性以及在实际评价时可能存在的不同目标,也应考虑到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对研究影响力特定方面的关切 (Penfield et al., 2014)。van Houten 等认为学术影响力主要来自同行对科研学术论著等成果的评价,科研主体学术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成果被他人重视、认可和引用的情况,很显然,这只是科研影响力的学术层面 (van Houten et al., 2000)。

大多数国内研究者均以被引数来测度学术影响力,且依不同对象将学术影响力分为组织、个人、期刊、著作、研究主题、学科等几个方面。例如,针对某一类型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分析 (耿鹏等, 2014; 佟建国等, 2013); 针对少数知名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如 *Nature* 和 *Science* (王璞等, 2011) 及 *PLoS ONE* (邹丽雪和赵云鲜, 2014); 针对某一特定研究主题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分析,如高等教育 (王泽龙和苏新宁, 2011) 以及跨文化管理 (范徽等, 2014); 对学者个人

① Ruck. What is impact? [EB/OL]. <http://www.esrc.sc.uk/research/impact-toolkit/what-is-impact>, 2018-02-04.

h 指数等的分析(崔建强等, 2015); 对大学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张黎俐和舒予, 2016)与比较(叶伟萍等, 2017); 对著作学术影响力的评价, 如管理学(邓三鸿和严明, 2010)、法学(丁翼, 2009)、哲学(胡玥, 2010)、外文电子图书(熊霞等, 2016)等; 对学科学术影响力的评价, 如重点学科(陈仕吉等, 2013)和自然科学各学科(金晶等, 2010)。

少数国内研究者对学术影响力是什么给予了明确界定。赵庆玲认为学术影响力是指学术研究成果被学术界或同行所认知和认可的程度, 或指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同行间的影响力(赵庆玲, 2011)。蒋静等认为, OA(open access, 开放存取)期刊学术影响力是指 OA 期刊在学术交流网络中的影响力大小, 以被其他学术实体认可和利用的程度为代表, OA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评测对数据源有较强的依赖性, OA 期刊被引用、链接的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学术交流网络中的影响力及其作为学术交流媒介的重要性(蒋静, 2011)。学术影响力是指一个机构随着其学术论文的发表与传播, 影响并改变其他机构或个人在各科学领域上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速度的能力, 它包括深度与广度两个维度, 深度直接表现为成果的数量、被引量的多少, 而广度直接表现为学术成果的合作国家数量等(姚乐野和王阿陶, 2015), 深度与广度相互作用, 深度直接影响广度。一般认为, 一个机构在某学科领域内被引次数越多, 则该机构在此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苏新宁, 2011)。

总的看来, 国外有关什么是学术影响力的探究大体遵循着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为用什么方法来测度学术影响力, 则学术影响力即是什么; 二为对学术影响力给予明确的界定, 并据此来对学术影响力加以测度。反观国内有关什么是学术影响力的探究, 似乎也大体遵循着此两条路径, 但在个别方面有所深化与推进, 在实际测度中, 被引数成为最核心的一个指标。

三、分学科探讨学术影响力的理由

突出学科不但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要求, 同时也是理论界与教育实践界达成的一种共识, 而基于学科的分析策略, 面临着选择何种学科分类体系的难题。

突出学科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2015 年 10 月, 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该方案规定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要求到 2020 年, 要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很显然, 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心在

学科（王洪才，2016），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细胞，是大学的技术核心领域，办大学实际上就是办学科（周光礼，2016）。因此，任何对大学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比较均需考虑到学科间的差异，以学科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分学科探讨学术影响力是目前国内研究界的一种共识，同时也是国内外研究实践达成的共识。从国际排名的情形来看，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具有连续性和通约性的权威性排名体系有四个，分别为 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US News）、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THE）、QS 世界大学排行榜（QS）、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周光礼和武建鑫，2016a），此四大全球性学术评价机构在公布的排名榜中，既以科研机构为单位公布总的排名结果，同时也公布各科研机构的学科排名结果，学科成为上述四大排名体系在实践中达成的基本共识。而从国内排名情形来看，武书连主持的“中国大学评价”排名与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排名结果中，均包含以学科为单位的排名结果。

全球知名的科学引文索引均有各自的学科分类，特定学科分类体系往往附着于相应的引文索引库，不同引文索引库的学科分类体系大体相同，但也存在许多差异。例如，Scopus 的学科分类体系涵盖了 27 个学科领域，这 27 个学科领域又归属于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人文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s）和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s）四个学科类别，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划分为 7 个学科领域，这 7 个学科领域还进一步划分为 65 个子领域。WoS 核心合集索引中并未明确区分学科领域大类，而是以子索引库来表征所划分的大类，如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SSCI 和 A&HCI。其中，SSCI 索引库涵盖了 57 个子类，A&HCI 涵盖了 28 个子类。

就 Scopus 和 WoS 学科分类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学科的分类有三个层级，包括学科大类、学科领域和子领域，而 WoS 对学科的分类仅有粗略的两层，包括学科类和学科子类，但其学科子类比 Scopus 的划分更细，学科子类数量也更多。从学科子类名来看，两者有一定的重复，同时也有一定的差异，且重复的学科子类名下，所包含的期刊数量及期刊名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学科分类与所选择的索引库有着直接的关联，所选择的索引库往往决定了要选用的学科分类体系，不同索引库之间的学科分类体系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对来自不同索引库的数据就学科进行比较时面临的极大困难和不确定性，强行加以比较所产生的误差可能会非常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失去可信度。就我国学科分类的国家体系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共设自然科学类、农业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人文与社会科学类 5 个门类，62 个一级学科或学科

群，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下设 20 个一级学科。与 Scopus 和 WoS 学科分类体系相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子类相对较少，仅 20 个子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学为我国独有，且体育学与国外学科分类体系重合度较低。另外，管理学与心理学并非我国学科分类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中的子类，这与国外学科分类体系差异非常大。最后，我国 CSSCI 分类中有部分学科无法和 WoS 的学科分类建立合适的映射关系，而且 CSSCI 分类中的某些学科在 WoS 数据库中没有论文记录，并且存在着两种学科范围互相交叉重叠的问题，共有 33 个一级学科未能与国外 WoS 学科建立映射关系。

国内外学科分类体系存在较大差异，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国际化标准（周光礼和武建鑫，2016b），这意味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国外的学科分类体系。另外，从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体系的实践来看，遵循国际标准的学科排名体系，大多沿用了与所用索引库的学科分类体系高度相似的学科分类。例如，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ARWU-FIELD）^①仍然严格遵循了国际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所选指标所在索引库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反映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的指标也采用了 SCIE 和 SSCI 的数据。ARWU-FIELD 排名中仅有 14 个社会科学子类（经济学、统计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工商管理、金融学、管理学、公共管理、旅游休闲管理、图书情报科学），而且这些子类几乎完全与 SSCI 子类重合（部分名称上有一些差异），也正因为其仅涵盖了 SSCI 数据库，所以社会科学排名中无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排名结果。为了比较的便利性和可比性，本书的学科分类完全遵循了资料来源所在索引库既定的学科分类体系。例如，如果数据源自 CSSCI 数据库，我们在呈现分析结果时则完全依照 CSSCI 数据库既定的学科分类体系，同样地，其他数据分别遵循 A&HCI、SSCI 和教育部 A 刊确定的学科分类体系。

① ARWU-FIELD 和 ARWU-SUBJECT 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推出的分领域、分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

第二章

CSSCI 各学科学术影响力

探讨国内各单位人文社科的学术影响力，CSSCI 数据库是最佳选择，其不但权威且使用起来极为简便。另外，CSSCI 也日益成为各高校制定奖励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收集

1. 数据收集时间

考虑到中国知网数据更新的滞后，2016 年底期刊论文的数据可能在 2017 年 1 月初仍不完整，遂将数据收集时间分为两个阶段：2017 年 1 月初收集一次，尚未收集的 2016 年底的部分数据于 2017 年 2 月初再收集一次。

2. 数据收集过程

在中国知网上，以期刊名精确检索，年份限定为 1998~2016 年，来源类别限定为 CSSCI，检索得到每本期刊的详细结果，将篇名、作者、刊名、年/期、被引、下载等字段的数据复制、粘贴到文档中，再自动导出该期刊的题录数据，接着以篇名、刊名、作者名、年/期为匹配关键字段名，将数据匹配起来形成总数据。依此方法得到每本期刊的数据，再按学科将所属期刊的多份数据汇总起来，形成最终正式分析的数据。

3. 数据分析过程

对各学科的总数据先进行数据检查与筛选，检查数据匹配的正确性，检核异常值，删除数据中无作者单位的数据行，接着删除数据中无作者名的数据行。然

后将数据导入 SPSS 统计分析软件中，按汇总命令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各单位各学科篇/被引数的最终结果。

（二）数据说明

1. 确定论文的单位归属

在确定某篇论文归属某个单位时，历来存在两种归属模式，一种是按第一作者来确定论文归属的单位（简称为第一作者归属）。例如，李祖超和陈庆庆（2016）在对教育学 CSSCI 期刊学术论文的分析中，就对所收集的数据采用第一作者作为统计对象。另一种是按各作者所属单位，采用主观权重来确定论文归属的各单位（简称为各作者归属）。例如，刘莉和刘念才（2009）在对我国高校 SSCI 论文的定量分析中，按作者单位顺序给予了不同的权重赋值。就论文形成中作者工作量与付出的角度来看，仅以第一作者来分类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单位间的合作，该计算方法也与实际工作量不符。然而，从各学校期刊论文奖励制度的内容来看，第一单位是否为本单位是确定奖励的根本标准。因此，为了统计分析中与各高校科研论文统计的实际口径一致，本书采用第一种计量方式，即根据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来确定论文所属的单位。

2. 确定隶属各学科的期刊

到 2016 年为止，CSSCI 官网上共计发布了 10 个版本。每个版本各学科收录的期刊大体相同，但也有少量差异。CSSCI 在筛选期刊时，会分学科根据各期刊的影响因子与总被引次数来排除选择，这两个指标均与该期刊所刊论文的被引数密切相关，尽管整体而言，CSSCI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要强于非 CSSCI 期刊，但非 CSSCI 来源期刊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高影响力论文（叶继元等，2017）。从被引数的角度来看，如果某年份区间内，某期刊未被 CSSCI 收录，则间接表明该期刊在参加筛选之前的若干个年度内（一般为两年内），其刊发论文的总被引数或者篇均被引数相对较低。因此，为了保证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稳定性，在实际分析中仅选择了被 CSSCI 十个版本均收录的期刊。

3. 确定统计分析的单位

期刊论文发文单位类型较多，既包括大学、学院、职业院校、初高级中学、小学，还包括研究院、企业和各级各类行政主管部门或具有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其他单位。从 2013~2015 年 CSSCI 教育学期刊论文的发文量来看，本科高校占发文总数 88.52%；科研院所占 2.79%（李祖超和陈庆庆，2016）。因此，本研究将中国高校作为最主要的分析单位，但在报告的结果中也兼顾科研院所。

4. 统计分析单位数量的确定

人文社科各学科本身的分布也各不相同。例如，管理学学科几乎遍布各个高校，但民族学往往只有少数高校（大多为中央及各省民族类大学）才会设置。因此，学科不同，统计分析时各单位数量也会不同。因篇幅所限，本研究无法详细将每一单位的论文篇数及被引数一一列举出来。另外，在纵贯 19 年的时间内（1998~2016 年），如果某单位篇数或被引数小于 19，则意味着该单位年均仅在此学科发表了 1 篇论文或年均仅被引了 1 次，从单位间比较的角度来看，报告该单位的篇数或被引数也无实质意义。最后，根据国内外学术影响力比较的实质情况来看，机构比较中一般至少会有十几个单位，且这些单位在总量上居于绝对位置（司林波和赵晓冬，2009），从国际排名中单位的数量来看，从顶尖到高水平的单位数量一般 5~100 个不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书将报告结果的单位数控制在 50 个左右，但受学科本身体量所限，所报告的单位数也可能低于 50。

二、结果分析与比较

1998~2016 年，各高校法学学科的 CSSCI 论文篇数及被引数见表 2-1，按被引数高低排序。

表 2-1 1998~2016 年各高校 CSSCI 论文篇数及被引数（法学）

学校	篇数/被引数	学校	篇数/被引数	学校	篇数/被引数	学校	篇数/被引数
中国人民大学	1 923/55 892	苏州大学	408/10 929	西北政法大学	318/6 091	湖南师范大学	141/2 704
北京大学	1 317/54 969	四川大学	263/10 362	北京师范大学	354/6 039	西南财经大学	91/2 631
中国政法大学	1 694/49 841	复旦大学	320/7 900	湘潭大学	189/5 010	中南大学	170/2 517
清华大学	960/38 163	厦门大学	401/7 860	湖南大学	169/4 90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66/2 324
武汉大学	1 281/33 873	南京大学	330/7 511	中山大学	214/4 406	上海财经大学	151/2 28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 068/32 260	南京师范大学	352/7 501	华中科技大学	194/3 656	扬州大学	94/2 226
西南政法大学	1 179/31 945	上海交通大学	380/7 119	重庆大学	200/3 393	东南大学	170/2 150
华东政法大学	1 450/28 983	山东大学	352/6 310	深圳大学	132/3 191	安徽大学	91/2 073
浙江大学	364/11 155	吉林大学	270/6 104	同济大学	201/2 931	黑龙江大学	72/2 025